



### 【輔仁的故事—心繫輔仁，情歸綠野】

如果，每一個相遇相知，都是經過安排，都有特定原因，那麼，我想知道，誰可以告訴我，那一年季秋，在小輔大邂逅一顆顆綠色的心，是因為什麼？又如果，我們本是歪斜線，無論在平面或者空間中都不可能相遇，那麼，該是怎麼樣強大的力量，才得以扭曲了這平面與空間，使得無數條歪斜線產生了交會點，在交會的當兒，迸出絢麗而燦亮的花火呢？

始終覺得自己是幸福而幸運的，因為來到小輔大，因為加入綠野社。綠野社，一個聽起來像是遊山玩水的娛樂性社團，實際上卻是研究範圍上達天文，下臻地理，以致於無所不包的學術性社團。我們不只拈花惹草，不只尋蟲問魚，我們也玩鳥賞獸，觀霧察星。簡而言之，所謂綠野，即綠色原野，大自然是也！凡是和大自然沾上任何一點邊的，都是我們的鑽研領域。



追溯過往點點，一路走來，頭髮長了又剪，短了又蓄，除了脫了些少不更事的稚氣，添了點內斂的成熟韻味，外貌幾乎是如出一轍的：年紀也只大了那麼一丁點兒，歲月還不足以在我的臉頰與鬢髮上刻下流動過的痕跡，然而生活卻偏偏是在一瞬間就從單純的毋需猶豫就可以決斷，變得複雜的難以去取駕馭。小時候師長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單行道，毫無預警的出現了岔路，我常常駐足每一個歧路徘徊，想著下一步該往哪兒走，是該上天橋的好？還是下交流道才對呢？就在這樣的手足無措之中，二八年華之後，做了好多好多大大小小讓自己後悔的事情，大至於我沒有在岸上好好觀望就一頭栽進愛情海底邊，從此沉淪其中。又好比我想要一轉頹勢掌握在愛情裡的主導權，於是故作高傲，沒有



在一開始好好對待後來的戀人；小至於貪一時之快意而嘴饞了幾口，在戰戰兢兢站上體重計時懊惱不已。也好比抗拒不了被褥的溫軟，硬是昧著良心翹了課，而後以期末大爆炸的苦果償還。

如此種種多如夜空繁星，難以數計的一時衝動，換來的盡是日後無窮無止的悔恨。我早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遺忘了，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裡，楊逍之女「不悔」，是紀曉芙在怎樣的心扉痛徹、愁腸寸斷、屈辱受盡之後，還能有如此堅毅以示絕無還心的「不悔」之情？

真要追究這三年來唯一不悔，唯一可以信誓旦旦，毫不心虛的以皇天為證，后土為誓而怕剎時雷電交加，血肉之身頓成焦炭之狀的猖狂大喊：「我發誓我真的從來沒有後悔過！」的，恐怕只有來到小輔大這事而已吧！真的！壓根兒就不曾興起過一絲悔意，儘管為了到這兒來歷經了波折，卻仍不曾後悔當初來到小輔大的那一個抉擇，沒有後悔忤逆了學校家裡，還是來到小輔大的堅持。

小輔大，因為老輔大在北京，於是我很理所當然的將台灣的這個私自喚作「小輔大」——有一種屬於戀人般甜蜜撒嬌的味道。我真的要說，我好喜歡好喜歡這裡。它不是最好的，一堆國立學校的排名評鑑都在它之前，都有更勝於它的評價與資源。可是這裡讓我有歸屬感，儘管半工半讀，來去

匆匆的我在過了一個學期之後成了班上的邊緣人物，在疏離的班上經常感到徬徨不安，然每每走在小輔大偌大的校園裡，望著校園裡的一草一木，莫名的喧鬧煩擾似乎都被阻隔在天主的臂膀之外而暫時灰飛煙滅了。這是一塊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淨土，洋溢著寧靜安適的氛圍；看著同學騎著漆功不甚精湛又有點兒破爛的愛心腳踏車在校園裡或徜徉悠游或奔走趕課，我都覺得那是一幅好美好美的畫面。在寸土寸金的大台北地區還依然能夠擁有這樣一個寬闊到足以騎腳踏車的校園，是一件多麼幸福驚喜的事情啊！在其他的小學校裡頭，這種看似卑微的快樂，卻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奢侈。



或許也因為天主教學校，擁有天主的愛心庇護吧！總覺得這兒有說不出的溫暖，是個好可愛好讓人歡喜的人間天堂。哪一個學校會有愛心腳踏車這樣的貼心設計呢？哪一個學校會成立使命特色推廣小組，在校內的洗手間內貼滿了精心摘錄的佳言錦句，又在考試前夕熱絡的穿梭校園，逢人就發送ALLPASS糖、ALLPASS鉛筆與ALLPASS小卡片呢？又有哪一個學校，不是腦汁絞盡，百計千方的趕走流浪狗，卻唯有小輔大，無私的收留了這些小傢伙們。看到濟時樓前的草皮上，成群的青青子衿在餵食狗狗之虞不忘為牠們沐浴淨身，在他足之後追趕跑跳碰玩得那麼盡興，彷彿昔日流浪的酸楚都化為烏有。

與牠們錯身而過時總不忘呼喚著牠們的名，聽見叫喚，無一不搖著尾巴蹦蹦跳跳的上前與我親熱，儘管對牠們來說我，我是陌生的。凝望著牠們深邃的眸子，滿是溫柔與歡欣，我看見牠們再一度拾起了曾經失落了的一一對人類的信心。似乎，不只是我，牠們也一樣在這裡找到了歸屬。來到小輔大，最感到幸福快樂的，莫過於

加入綠野社了。如果小輔大是我在台北的家，那麼位於LH002的小館一一綠野社社辦，就是我在小輔大的專屬房間。



未滿十八歲即負笈遠行，遺落了我大半的親友在南國，獨自隻身前往北方。我原以為我很堅強很勇敢，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掌控好我的生活起居，證明我不是嬌生慣養之下培育出的溫室玫瑰，只要一離開花房就脆弱的不堪一擊。是我自己講不聽，聽不了娘的勸、爹的留，老嚷著要離家，離的遠遠的，越遠越好讓我逞強，也就越能證明我的獨立。我原有十足的把握，離開了爹娘的羽翼，我依然可以活的很好。我以為我可以，可以的。只是第一次在這個城市長住久居，即使一年都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我卻仍會忽然想起港都的一切，在陽光灼灼的街頭被冷的全身直打寒顫，中正路上的人群與車潮不斷的湧過。消瘦了一圈的身子在風中蹙縮顯的飄搖欲墜，我終於再也不能夠自欺，其實自己是如此的不適應這個我嚮往已久的T城。





不挑食的我在家裡什麼都好吃，一回到台北，對著五一四巷香味四溢的鐵板燒卻不住的感到作嘔，只有蹙眉掩鼻倉皇而逃的份；駐足在建國路上 299 吃到飽的火鍋燒肉店門外，竟然也勾不起我的食慾分毫，往往是拎著錢包來來

回回的走了好幾趟，最後還是空手而歸，訕訕然的回我在屏東夜市豆花店樓上租來的狗狗窩窩泡牛奶啃餅乾果腹。但是，在小館和大家一起野炊，冒著不乾不淨，吃了其實真的會鬧腹瀉的風險，盯著眼前由自信滿滿卻經驗不足的曹大哥在糜鹿的鼓譟之下竄改的臻姐姐開的食譜，按圖索驥，破除「君子遠庖廚」的迷思，親自挽袖洗手弄出一道道平常到不能夠再平常的菜餚：蒜爆高麗菜、紫菜蛋花湯、糖醋珍菇、鹹的讓人找水猛灌的炒三絲與混成一團的荷包蛋……，樣樣平凡不足觀，卻也樣樣喚醒了我沉睡多時的味蕾，惹的我食指大動。

我的電腦，跟我的人一樣水土不服，在家從沒中毒從沒當機從沒出過事的，隨著我風塵僕僕到了台北，不但Power莫名其妙燒壞了，病毒也三不五時就來侵擾。於是我只好到小館用電腦。

知道嗎？我有個其它社團的同學說在他們社上打電腦，感覺就好像在用別人的東西一樣，總有壓迫感，總是想著要趕快使用完畢趕快歸還，不自在的感覺不言而喻。然而在小館打B時，縱使不是他的社團，竟然會有種在家的感覺，好像是自家的電腦一樣，不想離開。我算是個自我意識很強的人吧！什麼東西總想要用自己的，總是要用自己的才覺得順手。但是在小館，坐在社上的電腦前，心安理得的彷彿那就是屬於自己的財產。而且，我的狗狗窩窩總是空蕩而顯的寂寞；小館，卻總有人煙喧鬧。

剛開始自己一個人在台北，總會覺得心裡空空的，卻又說不出少了些什麼。直到後來才發現，那樣的空洞，竟然只是因為南北植物的差異，竟然只是因為我看不到熟悉的植物進而意識到自己的離家。沒有氾濫成災的大花咸豐草，沒有綿延路旁的長柄荊，沒有相連成片的紅毛與孟仁草，也沒有低頭俯視，無須費心尋找即入眼簾的馬齒莧與鯽魚草……，沒有，什麼都沒有了。

原來，不只家人讓我遺落了，不只朋友讓我遺落了，就連植物，我也沒法帶著伴隨我遠行；原來，鄭愁予的一步即成鄉愁，並不是只有在離開了這一方島嶼才会有。於是我加入綠野社，跟著社上的植物宗師——暴姐姐認植物，死纏著景觀系的聖人不放問東問西，也被無小名領著探看我想念的一草一木。偶爾，我會駐足在從淨心堂通往濟時樓的木梯道上，瞻仰著繁花落盡之後新開的紅嫩枝材，想像此時的港都，早已棉絮飄飄，彌天蓋地，那是屬於南國的雪啊！輕撫著木梯帶刺的枝幹，指間傳來淡淡的痛楚，一如——浮雲浪子有家歸不得的深深無奈，扎在掌上，疼在心頭。

想念娘煮的「黑甜仔野菜粥」，偶爾，我會在文園餐廳外圍或者圓環的草皮上擷幾片龍葵葉回我的狗狗小窩，洗淨之後丟入從家裡帶上來，用來泡麵用的大湯碗中。然後掏一把滾燙的熱水，緊閉房門，貪婪的攫取龍葵甘甜甘甜的香味，深怕漏失了分毫。

